



忆一代师表——罗清生老夫妇二三事

廖延雄

(江西省科学院, 江西南昌 330029)

《畜牧与兽医》2004年第2期, 登载了陆承平教授《为人师表 献身科学——深切悼念徐为燕老师》一文, 阅后深有感受, 好的老师, 同事不会忘记, 学生更不会忘记。

抗日战争期间, 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兽医专业, 处于鼎盛时期, 当时拥有全国闻名的许多兽医教授如陈之长、熊大仕、罗清生、盛彤笙、吴文安、胡祥璧等等, 他们都是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获得兽医学博士后回国执教的。抗日战争胜利后, 陈之长回四川, 熊大仕去北京, 盛彤笙去甘肃, 吴文安去山西, 胡祥璧去黑龙江, 均是独当一面, 而罗清生老师一直留在中央大学及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中央大学院系调整后, 分成13个学校, 农学院成为南京农学院, 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

罗老夫妇(我们平日就这样称呼的)1898年出生于广东, 1923年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获兽医学博士后回国任教及从事科研工作, 大部分的教授生涯都是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农学院度过的, 一直到1974年由于心脏病逝世于南京。逝世后南京的新华日报用了1/4的版面来纪念罗老夫妇。罗清生教授执教于中国51年, 多少国内外兽医专家, 出自其门下, 是兽医界老前辈, 一代宗师。今年是罗老夫妇逝世的卅周年, 使我回忆罗老夫妇的一些往事。

公私分明, 一丝不苟: 我1939年进校, 1943年毕业, 后任盛彤笙教授门下的兽医微生物助教, 1947年离校, 与罗老夫妇接触甚多。抗日战争时期, 物价上涨, 教授的待遇也不算很丰。当时流传一句话, 一牛三教授(1头纯种乳牛产乳收入相当于三个教授收入), 三羊一教授,(3头乳山羊收入相当于1个教授收入)。系的办公费更是紧张。罗老夫妇桌上有两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一套是公家的, 一套是私人的。外面来的信件, 公信是一类, 私信是一类, 就是信封, 外来的公信信封, 小心拆开, 翻转来, 粘好, 供回复公信之用。古今中外, 像这样公私分明的人, 恐怕不多。所以解放后的“三反、五反”, 罗老夫妇根本没问题的。

临床课的主要教授: 罗老夫妇教过我们这一个班的内科学、传染病学、药理学、生物制品(疫苗血清制造), 产科、外科是别的教授教的。关键是临床实习, 每个班有两个下午的临床实习, 包括门诊及出诊, 主要对象是牛、羊、猪、禽、犬和猫, 马少, 因为成都马不多。中央大学兽医教授, 人才济济, 但看病的, 首推罗老夫妇, 下来该数熊德鄰先生(老助教, 后升讲师, 解放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我看畜禽病的本领(其他毕业生亦是), 可以说, 完全是从罗老夫妇那儿学来的。后来我在美国, 由于经济困难, 做过两个月的开业兽医, 还行, 靠的是跟罗老夫妇学下的。解放后, 罗先生主要教家畜传染病学, 全国教材《家畜传染病学》是罗主编, 当之无愧, 大家公认他是祖师爷。当然, 熊大仕先生的《家畜寄生虫学》, 盛彤笙先生的《兽医微生物学》, 胡祥璧先生的《家畜解剖学》等等, 也都视为当时的经典之作。

好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 后期课在成都, 学生都要上体育课, 没有体育老师, 就由年青的助教兼任体育助教。许世深兼任过, 每日下午最后一节课, 上体育, 我也兼过, 全系师生均下场, 罗先生爱打排球。据熊德鄰先生讲, 年轻的罗清生先生, 篮球、足球都打, 足球踢得很好。

好桥牌: 罗先生的桥牌从成都打到南京, 非常爱好, 水平很高, 我就是罗先生骂出来的徒弟, 以后可以平起平坐做罗先生的搭当。有人问罗先生的桥牌水平, 罗先生风趣地说, 大了不得是全国第二, 有人就问, 第一是谁, 罗先生开玩笑地说, 恐怕目前还没有吧!

能下棋: 象棋、围棋都好, 围棋更好, 1942年全系象棋比赛, 罗先生第三, 第一是原昆明市亚军孙文荣(现中国农大退休教授), 第二是我。如果举行围棋比赛的话, 罗先生恐怕是第一。

对待外国人不卑不亢: 抗战时期, 中央大学有一规定, 正教授10年以上, 可休假1年, 工资照拿, 可在外面工作。这一年, 罗先生去兰州任西北兽医防疫处处长。是年, 美国兽医专家童立克夫博士(Dr E E Tunicliff)来华考察, 这位外国专家在西北的生活, 请罗先生主管。当时甘肃省省长宴请, 童立克夫博士希望罗派车, 罗说, 公车公用, 宴请是私事, 雇个马车送你去, 童立克夫博士对罗的公正清廉很佩服。顺便提一下, 他们两人都是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的老同学, 私交都好。离开中国前, 童立克夫博士发表一些对中国兽医事业的看法和建议时, 只要罗先生在坐, 必定征求罗先生的意见, 对罗先生很尊重, 因为罗在中国已廿多年了。

还有一次, 那是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了, 学校搬回南京, 畜牧兽医系和医学院教职工住丁家桥, 罗先生是农学院院长, 我是个小助教。星期日上午打桥牌, 罗先生和我一边, 医学院妇产科主任阴教授、病理科主任康教授一边, 门房来了, 说有人找罗院长, 罗问是公事还是私事, 回答是公事。罗先生说: “你告诉他, 星期天不办公, 请来人原谅, 请他明天到办公室来”。门房说: “罗院长, 是个外国人”。罗回答说: “外国人、中国人都一样, 客气点, 请他星期一来办公室”。结果是那位外国人在星期一来罗的办公室, 谈的是善后救济总署的事。

听取别人的意见: 1947年我要离开母校了, 罗先生问我, 当年毕业同学中留谁, 理由是我与同学接触的多, 了解的多。我建议由蔡宝祥接我的职位, 罗先生又问, 还要留三个人, 你看谁适宜, 我在考虑后建议韩正康、祝寿康、张幼成等, 结果这四人都留下当助教, 以后成为教学骨干、科研能手, 蔡宝祥后成为罗清生教授接班人, 家畜传染病专家。

直言不讳: 罗老夫妇治学严谨, 直言不讳, 是众所周知的。一次学术讨论会, 会后请罗老夫妇发表意见, 罗先生就说: “我讲的, 可能会使有的人不高兴, 不如实讲, 闷在心头, 我不高兴, 我还是讲吧!” 于是, 罗老夫妇对会议, 对人们的发言, 指出了优点、缺点, 令人佩服、敬仰。

公事公办: 我于1951年回国, 回国之前, 罗老夫妇要我买两本书, 我当然照办。回国后我送给罗老夫妇, 罗老夫妇要给钱, 我当然不敢受。罗老夫妇说, 这是给图书馆买的, 公事公办, 按国家外汇价折算给你。我只好收下, 我知道罗老夫妇的性格。

罗老夫妇逝世卅周年, 仅以此文, 来怀念兽医界老前辈, 一代师表, 罗清生教授。